



置身万顷涛田 月下踏波放歌

——记海洋题材作家盛文强



海怪简史

◆本报记者王琳琳

“你写的是真的吗?”
“你真的见到过海怪吗?”
自从《海怪简史》大卖之后,盛文强常常被问到这些让他哭笑不得的问题。

读者问这些,有的是单纯好奇,有的是冷眼质疑,还有的是内心早已预设了“胡说八道”的答案,只是想找个借口破口大骂。

这都让盛文强觉得有趣极了,因为身为一个写作者,很难看到如此多元又积极的反馈。同时他又很无奈,难道人们的想象力真的远去了吗?为何总要企盼一个“看上去正确”的答案?

写书时,盛文强并没有预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把震荡自己平庸生活的故事记录下来”,是这位年轻的青岛籍作家的初衷。

梳理史料和民间歌谣,海怪神话在他笔下复活

1984年,盛文强出生于红岛——一个风景迷人半岛的普通渔民家庭。伴随着波涛海浪,小时候的盛文强是听着海怪故事长大的。

“码头的背后,是渔村的小屋。那些屋顶下有我的童年记忆,尤其是在冬夜的炉火旁,古老的海怪故事被反复讲述。”盛文强回忆说。

月圆的夜里,海面上会出现一群结伴游荡的生物,人面兽身,相貌丑陋,喜欢闻绳上的桐油味,船岸系缆之时,常会循着气味急急赶来,闻着便把船掀翻。好在心地善良,从来不伤人。这是“海和尚”,中国民间最有名的海怪之一。

海和尚入梦,令年幼的盛文强常常无法安眠,一夜辗转反侧。多年后,盛文强才从一位老船夫那儿听到了

对付海和尚的办法:海和尚最怕羞,只要你不住地大喊“光头,光头”,它就以为你看到了它的脸,就会羞愧地离开了。

方法如此简单,让无数个曾经担惊受怕的夜晚顿时有点“杞人忧天”了。彼时的盛文强自然已经不再相信“海和尚”的存在,但是,他把这个记忆深刻的故事以文学的方式写了下来,放在《海怪简史》的第一篇。同时还有数十个让一个渔村少年内心世界变得广阔的海怪故事。

盛文强饶有兴趣地对海怪这种神奇的物种进行梳理和分类,上至人类的鸿蒙蛮荒,近至自己成长的童年时代。它们或在明月下踏波放歌,或潜身于万顷涛田窥伺人类,又或借着沉沉海雾登陆拜访村庄渔户。用现代眼光来看,海怪属于“神秘博物学”的范畴。记录中,《山海经》中鱼头人身、蟹长千里,《西游记》里龙宫水府、虾兵蟹将。可是,真要搜集起来,中国古代文字中从来没有关于海怪的完整记录,更无谱系,只有些零星的资料散落在古籍、野史、方志、传说之中。于是,盛文强一点点梳理史料和民间歌谣,添以丰富的内容框架,修补破损的海怪传说,用自己的想象力去试着拨动国人早已消失的想象力。

写作是一种表达,也是在搜集缺失的海洋文化

其实之前,盛文强已经出版过几部以海洋为题材的作品:《半岛手记》、《黑鱼精的夜晚》和《渔具列传》。前两本是散文集,后一本是小说。很多人流连于他作品中怪诞魔幻的语言色彩、神秘幽妙的故事野谈、沧海桑田的历史视角,但往往会忽略暗含其中的海洋文化和海洋保护意识

的传递,这对解读盛文强来说,是片面不完整的。

对于盛文强来说,写作既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文化的搜集和整理。

《渔具列传》堪称一部来自民间的微型渔具史,分门别类,有着完整体系,分为舟楫、网罟、钓钩、绳索、笼壶和耙刺6个部分。这都是盛文强搜遍了古籍、野史、志怪、地方志甚至校注等关于渔具的各种素材后整理的。

而即将出版的新书《海怪奇谭》,盛文强记录了数十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凶猛海怪。其中,有一个海怪是作家博尔赫斯也写过的人物,名叫“郑寡妇”,清朝嘉庆道光年间人,曾统领过10万人跟清廷作战。盛文强曾在香港海事博物馆看到了一幅描绘双方战况的18米长卷,也曾在大英博物馆看到过清代对“郑寡妇”的通缉令。

盛文强说,中国对于海洋文化的记录太缺失了。写作《海怪奇谭》过程中,盛文强查阅的大量资料都是英文的。中国关于海怪的记录也十分片面,因为官方历史上的描述大多站在“正义”一方,弘扬剿匪将军如何勇猛,而“反派”的海盗则只有只言片语的存在。

盛文强找到一本伦敦金鸡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格拉斯普尔先生及中国海怪》,里面揭秘了大量独一无二的海怪生活的细节。格拉斯普尔是一位英国的富商,清朝时期,曾被海怪团体“红旗帮”绑架。后来,这位英国富商以7654西班牙银元赎身后回到伦敦,写了一本精彩的回忆录。在他的回忆录里,生动记录了当时中国海怪们强大的武器装备和威震四方的海洋实力。

“大小船只500~600艘,部众3万~4万人之多。他们以香港大屿山为主要活动基地,在香港岛有营盘,还有造船厂。其活动范围由珠江口直达琼

州海峡。”

书里,还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海盗的生活。比如双方交战时,仍然有海盗聚集在甲板上打牌,一个海盗被飞来的子弹打死了,之后另一名海盗补位上来接着打,尸体就拉到旁边。

盛文强说,这些都为后人解读当时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细节。“我们今天强调要建设海洋强国,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我国就已经是海洋强国,并实现国际化了。”

“很多事情现在不做,就再也来不及了”

除了作家之外,盛文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海洋文化研究者。近年来,他奔走于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致力于渔夫口述史和海洋民间故事的采集整理。这既是他寻找写作素材的方式,也是其赋予自身的一项使命。

在盛文强看来,很多事情如果不做,就再也来不及了。

每年夏秋之交,盛文强便整理行囊出门了,沿着辽东半岛一直走向广东沿海。

在舟山群岛,盛文强见到了一位80多岁的老渔民刘有九。刘有九有一项特殊的技能——打绳扣,形状各式各样,五角形、中国结,刘有九会几百种,每一种都和渔业生产有关。这些都是刘有九从上一辈手里学过来的。古老的绳结技术,在一代又一代的使用中充当谋生的工具,又传承下去。

而现在,船已经用机械动力推进,那些系船的绳结、系帆的绳结全都没了用武之地,也再也找不到像刘有九这样会打这么多绳结的人了。

在福建沿海,盛文强采访到了中国版的“老人与海”的故事。老人18岁当船长,曾驾驶一条十几米长的捕鱼船,勇猛地捕到了一条大鱼,那个时



人物简介:盛文强

出版《半岛手记》《海怪简史》《渔具列传》3本书之后,青岛籍作家盛文强被贴上了海洋题材作家的标签。3本聚焦海洋但又迥然各异的文学著作,让他在大多数以乡土和内陆为题材进行写作的作家圈里特征凸显。他创造了一个奇妙的海洋世界,既真实又虚幻,既历史又演绎。尤其是《海怪简史》,书中奇幻的神话想象、引人入胜的故事描写、超出字面意义的寓指色彩,吸引了读者的兴趣,也让盛文强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

候可还是手摇橹、架风帆的时代。最让人惊讶的一点是,这位“船老大”一辈子都晕船,一上船就吐得天昏地暗,可是为了生计,只能硬逼着自己坚持做下去,而且这一坚持,就是一辈子。

夏秋之交的海边,海风微凉。渔村安静祥和,干净得不沾染一丝尘土。在窗明几净的村民活动中心,盛文强静静地听老渔民讲故事。他们不愿开口,他就泡在那里慢慢地等。等到渔民们功夫茶喝得差不多了,下棋的兴致淡下来了,故事也差不多开始了。先是一个人半吐半露地讲,讲着讲着,旁边的人

也兴奋起来,互相说别人讲得不对,“还是我给你讲”。

那场面,像极了童年时冬天的炉火旁,不能出海的父亲烤着鱿鱼丝,给盛文强讲故事的情景。

几年下来,盛文强采访了上百位渔民,攒下了几十万字的资料,直观感受到了传统渔业的衰落和海洋环境的变迁。他说,等到合适的时机,他想出一本《渔民口述史》。

“我希望让读者走近海洋、了解海洋、热爱海洋。”盛文强说。海洋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富矿,如果可以,盛文强想一直写下去。



细细丝胶修补断裂的生命

——记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奖者王琳

受损的神经、肌类器官和其他多种软组织,“修补”遭受疾病和创伤之后残缺的生命。

创新: 变废为宝实现中国制造

多种创伤和疾病都有可能造成外周神经损伤,造成严重的残疾。为了尽快修复神经来恢复肢体功能,目前临床上外科医生通常会考虑外周神经移植。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治疗方法,必然会在患者身上造成多处损伤并带来伤痛。

如果采用丝胶生物材料制成新型“神经导管”,这个难题就有可能迎刃而解。王琳提出了再生医学解决方案:它就好比在两个断点之间修建一条具有纳米拓扑结构的微型“隧道”,让神经在腔内重新生长对接。当修复完成时,神经导管本身也可完全降解,降解产物被人体吸收,因此无需二次手术取出;同时神经也可达到结构和功能的恢复。这种全新的外周神经修复策略,能为患者显著减少多次手术带来的痛苦。

王琳留意到,卒中(中风)是我国老年人口的高发疾病,目前对于卒中的临床救治非常困难,治疗方法也非常有限,而丝胶神经生物支架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治疗的新途径。王琳和她的团队在小鼠模型上模拟卒中造成的脑损伤,随后,脑卒中处就会被植入丝胶神经支架,用于挽救濒临死亡的脑神经元,从而减少功能的损失。

实验结果表明,以这种方式来修复卒中损伤是可行的。生物支架能为神经元提供良好

的生长微环境,随着神经支架逐渐降解,神经元得到了用于代谢的“养分”而不致死亡。而丝胶作为生物材料本身又可以阻止炎症的发生,抑制细胞凋亡,同时还能促进缺血部位微血管的形成。这些机理的合力,能使受损的脑组织得到修复。在完成严谨的临床实验并验证其有效之后,这项技术将有望得到医学临床转化,应用于脑卒中的治疗。

王琳带领的团队是目前国内唯一在医学领域对丝胶进行系统研究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研团队,通过一系列丝胶基础应用的原创新研究,使其可以适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战创伤等严重创伤的修复治疗,多篇研究论文被选为核心期刊封面文章。

目前,王琳及她的团队已经申请并获得多项专利,包括国际、国家发明专利十余项,应用前景良好,也使得我国在丝胶组织工程产品研发领域走在了国际前沿。

与她工作相关的技术转化也有可能全面改变我国传统丝胶行业的现状,变废为宝,实现蚕丝行业的升级和转型。

王琳说,她憧憬的未来目标是:高端的中国制造。“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可以输出具有高科技附加值的丝胶组织工程产品,通过我们的工作为改善人类健康开辟新途径,造福病患。”

成长: 学有所成就要报效祖国

王琳认为,她能够在医学科研领域一直坚持走到现在并小有成就,与自己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我出生于一个医学家庭,父母曾在德国学习工作,我的童年也在莱茵河畔美丽的小城洪堡度过。多年前,当父母们意识到祖国对优秀医学人才有巨大需求时,毅然放弃了舒适的生活,举家回国。”

王琳说,在故乡湖北所受的教育,为她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再加上父母的影响,最终让她选择了投身医学科研事业。留学美国之后,国家的“青年千人计划”让她深深感受到了国家对青年科研人员的重视,便决定沿着父辈的足迹回到国内。“科研本身就是一条非常艰苦的路,既然选择,就要坚持下去有所作为。未来的路还很长,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报效国家并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研究运用丝胶来治疗多种创伤,寄托了王琳的报国情怀。在美国学习的那些年里,她亲眼见到美国医院良好的医疗保险体系和康复训练服务。但在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病人不能得到良好的救治和康复训练,且由于这些医疗服务费用高昂,人们很容易因病致贫。王琳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开发出更多经济而有效的再生医学治疗方法,使患者早日康复。

王琳也同样期待中国社会能开发另一座“沉睡的宝藏”。她说:“女孩有很多优秀的潜质,但是在我国某些偏远地区,社会并没有给女孩足够的鼓励、期望和支持,女孩们承受的社会压力很大,而她们原本有可能拥有更为丰富的经历,成长为更优秀的人才。每个女孩都是未来的母亲,因此,尊重母亲、尊重女性的民族才会有更多的希望,期待将来能有更多的女科学家。”

◆本报记者雯雯

在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的颁奖仪式上,王琳身着一件黑色连衣裙搭配一条紫色披肩,长发轻挽,优雅而干练,自信而从容。

80后的她,已是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再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报效祖国,她舍弃优越的国外生活回到国内;研究医学,她带领团队攻克修复卒中神经损伤的难关;探索未知,她开创性地将蚕丝废弃物丝胶用于受损神经、心肌、骨骼肌等多种创伤的修复治疗。

王琳的人生轨迹,就像她自己所说的,一直在“追求卓越”。

丝胶: “沉睡宝藏”撑起神经之桥

元代王冕《蚕作茧》云:“老蚕欲作茧,吐丝净娟娟。周密已变化,去取随人便。有为机中练,有为琴上弦。弦以和音律,练以事寒暄。其功不为小,其用已为偏?作诗寄蚕姑,辛苦匪徒然。”